

Academic Works
经济学术译丛 in Economics

企业的经济性质

路易斯·普特曼
兰德尔·克罗茨纳
孙经纬

编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企业的经济性质

路易斯·普特曼 编
兰德尔·克罗茨纳 译
孙经纬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的经济性质/(美)普特曼等编,孙经纬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6

(经济学术译丛)

ISBN 7-81049-418-x/F·351

I. 企… II. ①普… ②孙… III. 企业经济-经济理论-文集
IV. F27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129 号

□责任编辑 黄 磊

□封面设计 周卫民

QIYE DE JINGJI XINGZHI

企业的经济性质

路易斯·普特曼

编 孙经纬 译

兰德尔·克罗茨纳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http://www.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上海浦江装订厂装订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8.5 印张 384 千字

印数 1—4 000 定价:28.00 元

路易斯·普特曼(Louis Putterman)

兰德尔·克罗茨纳(Randall S. Kroszner)

编者前言

除了这篇前言和序以外,本书中的内容皆选自己出版的书籍或专业期刊中。在本书的每篇文章中,都有一个出处介绍,全面地介绍了原文的文献出处,并对授权使用这些材料的作者表示感谢。就论文而言,完整性和节选程度随删节程度的增加而分别用“重印自”、“略有删节”、“有删节”和“摘自”等字样表示。就本书而言,所选内容只是原文的极小部分。每篇文章

所选自的原书的章或节在文章内的标题中提及。所删除部分用省略号表示。但是,本书没有标明被删除的脚注。所选用的脚注均经过重新排序。

为了前后一致,在风格上我们略微作了些改动。参考文献全部汇总在书末。在必要和可能时,我们增加了一些书目,以使参考文献尽可能地完整,并与主要专业期刊的标准形式相一致。在正文和注释中引用的参考书目,除了作者名字和出版日期外,其他内容全部集中到书末的参考文献中。在原始期刊论文的开头,经常出现的作者的致谢词,由于常常已经过时或者对本书来说并不重要,同时为了控制篇幅,也被删除掉。在它们的位置上,增加了各个作者的一个很短的简介。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鼓励和帮助。这里收录的 Putterman 对文献的介绍形成于讲授研究生微观经济学课程、深入阅读文献,以及在耶鲁大学与 Sidney Winter 的讨论。Kroszner 当时作为布朗(Brown)大学的本科生,参与了 Putterman 对本书第一版的编辑工作,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本书中所涉及的许多著作。1990 年 Kroszner 于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企业经济学副教授。

编辑这样一本论文选的最初想法得到了 Lee Alston、Wesley Cohen、Gregory Dow、Michael Mc Pherson、

Oliver Williamson、Gordon Winston 等人的鼓励，特别是 Victor Goldberg，他帮助形成了本书的选题。在我们对文献的编辑过程中，特别感谢 Tyler Cowen Dow、Joseph Kalt、Bentley MacLeod、Gil Skillman 和 Luigi Zingales 的帮助；也感谢原作者允许我们重印他们的著作，Bengt Holmstrom、Paul Milgrom 和 Oliver Williamson 还专门提供了建议和鼓励。最后，我们感谢 Donna Lau 和 My Do，他们帮助收集了作者的生平资料和文献目录，也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 Scott Parris 和其他人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与帮助。

第一部分

企业内和企业间：劳动分工





亚当·斯密(Adam Smith)

《国富论》中的有关论述*

Adam Smith(1723—1790)出生于苏格兰;1740年,在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752年至1763年任格拉斯哥大学伦理哲学教授,1778年至1790年任苏格兰海关关长。《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奠定了他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创始人地位。

* 摘自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初版于 1776 年。我们使用的是由 Edwin Cannan 编辑, 1937 年出版于纽约的现代图书馆版 (Modern Library Edition)。

劳动分工

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改善,以及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提高,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通过讨论某些制造企业中劳动分工的状况,能更容易地理解在社会一般企业中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结果。一般人认为,在极不重要的制造企业中,劳动分工最彻底;也许,和相对重要的企业相比,在这些企业中,劳动分工程度事实上并不高:在满足少数人少量需要的这些不重要的企业中,工人数量必定很少,在各个部门工作的人常常可以集中到一个厂房内,让人一览无余。相反,在那些满足大量人口大量需要的大企业中,每个部门都雇用了大量工人,人数之多使得无法把他们全部集中在一个厂房内,我们很少能同时看到一个以上部门的工人。在这类企业中,工作实际上分割为比小企业多得多的部分,但是,这种分工并不像小企业中那么明显,因此相对不为人瞩目。

我们举一个很不足道的企业——制针厂——作为例子^①。制针厂的劳动分工经常为人注意,一个没有受到这方面业务培训(劳动分工使这种培训本身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职业)又不熟悉制针机械(也许正是劳动分工使得这种机器的发

^① 采用这样一个例子的另一可能原因是也许可以以统计形式展示劳动分工的优势。

明成为可能)使用方法的工人,即使竭尽全力,恐怕很少能在一天内制出一根针,而在一天内制出二十根针是绝无可能的。但是,以今天的制针作业方式而言,不仅整个作业是专门职业,而且,还分为许多部分,其中大部分同样是专门职业。一个人负责抽铁丝,另一人负责拉直,第三人切割,第四人磨出针尖来,第五人磨出针头;仅仅磨出针头就需要两三道独立工序:装上针头是项专门工序,涂白是另一道工序,甚至把针裹到纸里也是一道工序。以这种方式,制针大约被分为十八道不同工序。在一些工厂中,不同工序由不同的人进行;在另一些工厂中,同一个人有时负责三四道工序。我见过这么一家小工厂,它只雇用了十个人,其中一些人就负责两三道工序。他们都很穷,只配备了必需的机器,但在他们勤奋工作时,一天能生产出十二磅针,一磅针中约有四千多根中等大小的针。因此,这十个工人一天内能制出四万八千多根针。这四万八千根针,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约为每天四千八百根针。但是,如果他们个人单干,并且其中没有人受过这方面的业务培训,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个人能在一天里制出二十根针,也许一根针也制造不出来;由于他们合理分工协作,他们现在能够制造出的针肯定不止两百四十根,甚至不止四千八百根。

在其他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应也与这一例子类似;只不过在其中许多企业中,劳动分工程度并没有如此高,操作也没能简化至如此程度。但是,只要引入劳动分工,在任何企业中,劳动生产力都能相应提高。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效果,才有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区别。在工业水平最高、最发

达的国家中,这种区别程度也最高。落后社会中由一个人进行的工作,在发达社会中一般分给几个人进行。

.....

由于劳动分工,相同数量的工人能够进行的工作数量的巨大增加,源于三种不同情况:其一是由于各个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是节省了在转换工种过程中损失的时间;最后是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节约了劳动力,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

首先,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必然增加他能完成的工作量;劳动分工,通过把每个人的作业简化为一种简单操作,通过使这种操作成为其毕生从事的职业,必然大大提高他的熟练程度。一个习惯抡锤但从没有制过钉的普通铁匠,如果有一天不得不勉力为之,我敢说,他极少能在一天里敲打出两三百根钉,而且他制出的钉子肯定质量低劣。一个习惯制钉但却不是专业制钉匠的铁匠,竭尽全力,也很少能在一天里打出八百根或一千根钉子。我见过几个年龄不足二十岁的青年,他们以制钉为业,在他们竭尽全力时,每人每天能制出两千三百多根钉。但是,制钉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操作。要拉风箱,还得时而调整火力,烧铁,打制出钉的形状并且在敲打钉头时还得换工具。制针或制金属钮扣的作业也被分为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更加简单,一个毕生只进行这类操作的人,其熟练程度自然要更高。这些人进行此种操作的迅捷程度,对那些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的人来说,是超出了人的所能的。

其次,转换工种一般要花费时间,节约这些时间所带来的

好处比我们所想像得要大得多。从一种工作转到在另一地点上使用完全不同的工具进行的另一种工作不可能会很快。一个经营着一个小农场的农村纺织工，从纺机走到农田、再从农田回到纺机前，肯定要花费大量时间。当两项作业能在同一个工作地点进行时，时间损失无疑要少得多。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损失依然很大。在从一种活计转到另一种活计上，人们一般会悠闲一番。在第一次进行一项新工作时，人们很少会全身投入，很少会热情高涨；就像人们常说的，他们的心思不在那上面，有时，他甚至是在磨洋工而不是专注于工作。闲散和心不在焉的习惯对农村工人来说是自然养成的，甚至是必然的。他们每半个小时就得换种活计和工具。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里，他们的活计要换二十种，这就使他们几乎总是闲散、懒惰，甚至在紧要关头也不会全身心投入。即使在熟练程度上不逊于他人，仅仅这一点肯定也会大大降低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每个人肯定都能感觉到使用顺手的机器是多么的便利和节约劳动。这里甚至没有必要举例说明。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大大便利和节约劳动的所有机器的发明似乎都源于劳动分工。当人们专注于一个目标而不三心二意时，就更有可能发现实现目标的更简易、更方便的方法。而由于劳动分工，所有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到某种简单目标上。因此，某些受雇从事某种具体工作的人会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更简易、更方便的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要其工作性质允许实现这种改良。劳动分工程度最高

的工厂所使用的大部分机器最初都是普通工人发明出来的。他们受雇于某种很简单的工作，自然会把头脑用于找到进行工作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上。经常参观这种工厂的人会看到很精巧的机器，它们便是由这类工人发明的，目的是便利和加快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工作。最早的蒸汽机需要一位儿童根据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有一位儿童喜欢和朋友玩耍。他发现，把一条绳子系在通路的舌门把手上，另一端系在蒸汽机的另一位置上，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而能自行开闭。蒸汽机自发明以来实现的最大改良之一，就是以这种方式，由一位想节省自己劳动的儿童发明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机器改良都是由机器使用者发明的。当制造机器成为一门专业时，许多改良来自机器制造者的智慧。一些改良是由哲学家或思想家想出来的，他们的专业是观察事物，因此他们常常能够把大量相距极遥远、几乎没有联系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的进步中，和其他一切职业一样，哲学或思考，就成为了一个特殊市民阶层的主要的或唯一的业务和工作。和其他一切职业一样，它也细分为许多不同的分支，不同分支为不同的哲学家群体或阶层提供了职业；和其他一切职业一样，哲学这一职业的细分提高了熟练程度，节约了时间。每个人更专业于自己的特殊分支，完成的工作更多，科学的数量也因此而大量增加。

由于劳动分工的结果，各种产品产量大增。在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中，富裕普及到最底层的人民。每个工人除满足自身需要外，都还有大量的自己生产的产品要出售；并且，由

于人人都是如此，所以，他能够用自己大量的产品交换他人大量的产品，或者等价地换取他人大量产品的价值。他大量供给他们所需的产品，他们也充足供给他所需的产品，普遍的富裕遍及社会各阶层。

在一个文明繁荣的社会中，看到最普通的技术工或日工的日常用品，你会意识到为他提供这些日用品而使用的人数之多无法计算；而且，在这无数人从事的行业中只有一部分——很小一部分——用于日用品的生产。例如，日工穿的毛线衣服，尽管可能十分粗糙，可仍然是无数工人合作劳动的产品。甚至完成这样一件家常衣服，就需要牧羊人、捡羊毛工、梳毛工、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以及其他许多人共同工作。而且，把原料从一些工人处运到另一些工人处——他们的住址常常相隔遥远——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商！把染工用的各种原料集中在一起得需多少航运，说得更具体些，需要雇多少船工、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许多原料常来自天涯海角。要制造这些最普通工人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劳动呢！不说复杂机械，如水手驾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甚至也不说纺工用的纺车；只让我们分析一下制造一种最简单的机器——牧羊人剪毛用的剪刀——需要多少工种吧。要制造一把剪刀，需要矿工、熔铁炉建造者、木材采伐者、熔铁厂烧炭工人、制砖者、泥水匠、在熔铁炉旁服务的工人、机械安装工人、铁匠等共同协作。同样，如果我们要考察衣服和家庭用品，如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就寝用的各种床铺和床上用品，烹制食物的炉子，由地下采掘

出来而且也许需要经过水陆运输才能送到他手边供他烧饭的煤炭,厨房中一切其他用具,餐桌上的一切用具,刀子和叉子,盛放食物和分取食物的陶制和锡蜡制器皿,制造面包和麦酒供他吃喝的各种工人,那种能透得热气和光线又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使世界北部成为极舒适的居住地的大发明所必须借助的一切知识和技术,以及工人制造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种器具,等等;总之,如果我们要考察这一切,并分析制造其中各种东西需要多少种劳动,我们就会认识到,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协作,在文明社会中,最卑微的人不可能有——按照我们的错误思维——他所适应的方便简单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和大人物奢华的生活相比,他的用品无疑十分简单方便;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欧洲王储的用品也并不总是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很多,因为后者的用品超过了许多非洲国王——成千上万衣不蔽体的奴隶的生命和自由的绝对统治者。

.....

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

因为正是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可能,因此,劳动分工始终受这一力量的大小限制;或者换句话说,受市场规模限制。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有动机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职业中去,因为他无法用自己所拥有的剩余——自己的劳动产出中超过自己消费的部分——在他需要时,交换其他人劳动产出的剩余部分。

一些行业，甚至一些最底层的行业，只能在大城市中进行。例如，搬运工只能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和谋生。对他而言，村庄的空间太小；即使是普通市镇，也很少能大到可为他提供固定工作的程度。分布在像苏格兰高地那样的偏僻农村中的孤零零的小村落中，每个农民都必须同时是家中的屠夫、面包工和酿酒工。在这种环境中，在一个铁匠、木匠或瓦匠周围方圆二十里地内，我们很少能为其找到一个同行。离他们至少有八里、十里地之遥的散居人家，必须学会做许多种零工。而在人口密集在农村，人们就会叫那些工人来帮忙。在几乎任何地方，农村工人都必须掌握使用同类原材料的几门不同但十分接近的手艺。农村里的木匠必须会做每一种木工活，铁匠必须会做每一种铁物件。前者不仅是个木匠，还得是细木工、家具工，甚至要会雕刻、制作车轮、制造耕犁、制造二轮车和四轮车。后者的工作更繁杂。在苏格兰高地那种偏僻的内陆，不可能有诸如制钉工这样的职业。制钉工以一天制造一千根钉的速度，在一年中的三百个工作日内，他能制造出三十万根钉。但是，在苏格兰高地这种环境中，不可能卖掉一千根钉——一千根钉不过是制钉工在一天内的产量。

和陆路运输相比，水路运输为所有的行业开拓了更大的市场。因此，在海边，在航河两岸，各种行业自然而然地开始细分和改良，这些改良常常要很久才会普及到内地。

.....